

陈智超 编

史学家
陈垣
的治学

勵耘書屋問學記

(增订本)

陈智超 编

勵耘書屋問學記

（增订本）

史学家陈垣的治学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励耘书屋问学记：史学家陈垣的治学 / 陈智超编.
增订本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6.11
ISBN 7-108-02539-6

I. 励... II. 陈... III. 中国 - 历史 - 研究方法
IV. 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67764 号

书名题签：启 功

责任编辑 孙晓林

封面设计 陆智昌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75

字 数 200 千字 图片 12 幅

印 数 00,001 - 10,000 册

定 价 18.00 元



陈垣

(1880—1971 年)



1961年5月27日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座谈

賈人子弟，自昔為文士所輕。其能奮自磨濯者，亦多諱其所出。起家寒素，寧托之農而不願承之商，亦中國社會一怪現象也。唯施國祁以布鋪掌櫃專門《金史》，楊守敬以米店少東精研《水經》，而施為自序，楊自為年譜，對此并未嘗少諱。近年風氣大變，學者兼營商業，尤為故常。吾友魏公子建功英年卓犖，博學能文，日者以家書一卷相贈，君固商之孫子也。有此賢父兄，有此資力，且生當今世，其所成就，何止施、楊、公子勉之矣。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六日新會陳垣謹跋。

跋魏建功家書

賈人子弟，自昔為文士所輕。其能奮自磨濯者，亦多諱其所出。起家寒素，寧托之農而不願承之商，亦中國社會一怪現象也。唯施國祁以布鋪掌櫃專門《金史》，楊守敬以米店少東精研《水經》，而施為自序，楊自為年譜，對此并未嘗少諱。近年風氣大變，學者兼營商業，尤為故常。吾友魏公子建功英年卓犖，博學能文，日者以家書一卷相贈，君固商之孫子也。有此賢父兄，有此資力，且生當今世，其所成就，何止施、楊、公子勉之矣。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六日新會陳垣謹跋。

目 次

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/陈垣	1
——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纪要	
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/陈垣	6
家书（摘录）/陈垣	9
深切怀念陈援庵先生/郑天挺	14
陈垣同志的史学研究/陈乐素	19
陈垣先生的学术贡献/蔡尚思	45
回忆陈援庵师/单士元	63
励耘书屋问学回忆/牟润孙	71
——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	
忆吾师援庵先生/那志良	77
陈垣先生的学识/柴德赓	80

要继承这份遗产/白寿彝	105
——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	
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/赵光贤	111
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/杨殿珣	119
——励耘书屋问学忆记	
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/陈述	126
夫子循循然善诱人/启功	133
——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	
忆先师陈援庵先生/史念海	151
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/周祖谟	159
励耘书屋私淑记/杨志玖	163
“书屋而今号励耘”/刘乃和	173
——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	
援庵先生治史的方向/郭预衡	192
回忆听援庵先生讲课/张守常	201
励耘书屋问学札记/史树青	205
为“智者不为”的智者/来新夏	211
——记陈垣师	

励耘书屋受业偶记/李瑚	217
陈垣先生主要著作目录	236
增订本编者后记/陈智超	238

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

——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应届毕业生谈话纪要

陈垣

我早就想和大家谈一谈，但是由于时间和身体的关系，今天才得以如愿。你们毕业后是去作教育工作，又是学历史的，所以我和你们真正是同行。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，研究历史也有几十年，时间很长，但是时间长，并不能说明问题。解放前在旧中国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，和自己思想的局限，走了很多弯路，浪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，所以成功的经验不多，失败的经验却不少。不像你们处在这样好的时代。你们大多数人在全国解放时，不过才十二三岁，或者更小，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，这是很大的不同。因为今天的社会处处都为青年着想，告诉你们应当怎样走，告诉你们为什么应当这样走。党和政府给你们尽量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，就看自己是不是努力了。只要努力，比起从前来就能事半功倍。

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本来我有很多话想说，但也不能一下都谈到，今天只谈谈有关读书的一些问题。这可能对你们毕业后在工作中自己进修时有所帮助。先谈一下我个人读书的经过。

十二岁以前，在学馆读四书五经，只是呆板地死背，不能背就挨

打，只有用逃学一法来躲避。

十三岁发现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书中列举很多书名，下面注着这书有多少卷，是谁所作，什么刻本好。我一看，觉得这是个门路，就渐渐学会按着目录买自己需要的书看。

十五岁广州大疫，学馆解散，因此不用学习科举的八股文，所以有时间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在三年时间里看了读了不少书，打下初步基础。

十八岁入京应试，因八股不好，失败。误听同乡一老先生的劝告，十九岁一面教书，一面仍用心学八股。等到八股学好，科举也废了，白白糟蹋了两年时间。不过也得到一些读书的办法。有人问我当时读书是用什么办法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法子是很笨的，我当时就是“苦读”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刻苦钻研，专心致志，逐渐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。

科举废后，不受八股文约束，倒可以一面教书，一面读书。当时读书，就是想研究史学。中间有几年还学过西医，办过报纸，但读书和教书从未间断，因此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读过好几遍。可惜《四库提要》所著录的书，许多在广州找不到。

辛亥革命后重入北京，时热河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移贮京师图书馆，因此可以补读从前在广州未见的书。如是者十年，渐渐有所著述。

我读书是自己摸索出来的，没有得到老师的指导，有两点经验，对研究和教书或者有些帮助：

一、从目录学入手，可以知道各书的大概情况。这就是涉猎，其中有大批的书可以“不求甚解”。

二、要专门读通一些书，这就是专精，也就是深入细致，“要求甚解”。经部如论、孟，史部如史、汉，子部如庄、荀，集部如韩、柳，清代史学家书如《日知录》、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，必须有几部是自己全部过目常翻常阅的书。一部《论语》才一万三千七百字，一部《孟子》才三万五千四百字，都不够一张报纸字多，可见我们专门

读通一些书也并不难。这就是有博，有约；有涉猎，有专精，在广泛的历史知识的基础上，又对某些书下一些工夫，才能作进一步的研究。

我们研究历史科学，需要的知识幅度很大，要了解古今中外，还要有自己较专门的学问。如果样样都去深钻，势必由于时间、精力有限，反使得样样都不能深，不能透。但是也不能只有专精，孤立地去钻研自己的专业，连一般的基础知识都不去注意，没有广泛丰富的知识，专业的钻研也将受到影响。学习历史也是如此，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，不了解世界历史，学中国史就必然受到限制，就不能很好地懂得中国。研究宋史，不知道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，则宋史也学不通。研究任何朝代的断代史，都不能没有通史的知识作基础，也不能没有其他必要的各方面的知识。

不管学什么专业，不博就不能全面，对这个专业阅读的范围不广，就很像以管窥天，往往会造成孤陋寡闻，得出片面褊狭的结论。只有得到了宽广的专业知识，才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全面解决问题。不专则样样不深，不能得到学问的精华，就很难攀登到这门科学的顶峰，更不要说超过前人了。博和专是辩证的统一，是相辅相成的，二者要很好地结合，在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求得专精，在专精的钻研中又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。

中国历史资料丰富，浩如烟海，研究的人，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完，但不能不知道书的概况。有些书只知道书名和作者就可以了，有些书要知道简单的内容，有些书则要认真钻研，有些书甚至要背诵，这就是有的要涉猎，有的要专精。世界上的书多得很，不能都求甚解，但是要在某一专业上有所成就，也一定要有“必求甚解”的书。

同学们毕业之后，当然首先要把手教好，这是你们主要的任务；另外，在自修的时候，可以翻阅一下过去的目录书，如《书目答问》、《四库总目》等。这些书都是前人所作，不尽合于现在使用，但

如果要对中国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，看一看也还是有好处的。

懂得目录学，则对中国历史书籍，大体上能心中有数。目录学就是历史书籍的介绍，它使我们大概知道有什么书，也就是使我们知道究竟都有什么文化遗产，看看祖遗的历史著述仓库里有什么存货，要调查研究一下。如果连遗产都有什么全不知道，怎能批判？怎能继承呢？萧何入关，先收秦图籍，为的是可以了解其关梁阨塞、户口钱粮等，我们作学问也应如此，也要先知道这门学问的概况。目录学就好像一个账本，打开账本，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著作概况，可以了然，古人都有什么研究成果，要先摸摸底，到深入钻研时才能有门径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，也就可以较容易地找到了。经常翻翻目录书，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，可以扩大视野，二来因为书目熟，用起来得心应手，非常方便，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，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会有帮助。

现在青年，有很好的机会，就是有参加实际锻炼的机会。四年来，你们在党的教育下和实际锻炼里，坚定了社会主义方向，提高了政治觉悟，有了比较明确的观点，善于分析问题，可以更好地明辨是非，又得到书本上得不到的活的知识，这都是最重要不过的。

有人说，有些青年基础知识差，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你们在校四年虽已经打下一些基础，但我们要更高地要求自己，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注意。基础知识好比盖房时的地基，地基不打结实，房子就会倒塌。我国各行各业都有注意基本训练的优良传统，拳术、武术，初学时要花很多时间练好一招一式；戏剧科班，先学唱做念打，先练基本功。读书更是如此，古人读书，先背诵一些基本书籍，写字先学会拿笔和写字姿势，讲究横平竖直，作诗先学作联句对句，学习诗韵。研究一门科学，基本知识更是起码条件，不打好基础，就好像树没有根。当然前人对基本知识的要求与我们现在不同，但尽管有不同，而基本知识总是应当注意的。如学习历史，就必须学会阅读

古文，要至少学会一种外语，而且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。大家在哪些方面还没学好，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多多努力。

要想获得丰富的知识，必须经过自己钻研和努力，没有现成的。只要踏踏实实地念书，就会有成绩，不要以为学问高不可攀，望而生畏，但也不能有不劳而获的侥幸思想。

不管别人介绍多少念书经验，指出多少门径，但别人总不能替你念，别人念了你还会，别人介绍了好的经验，你自己不钻研、不下工夫，还是得不到什么。而且别人的经验也不见得就适用于自己，过去的经验，也不一定就适用于今天，只能作为参考，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。

读书的时候，要作到脑勤、手勤、笔勤，多想、多翻、多写，遇见有心得或查找到什么资料时，就写下来，多动笔可以免得忘记，时间长了，就可以积累不少东西，有时把平日零碎心得和感想联系起来，就逐渐形成对某一问题的较系统的看法。收集的资料，到用的时候，就可以左右逢源，非常方便。

学习是不能间断的，更是不能停止的，要注意学习政治，学习经典著作、毛主席著作，并要经常学习党的政策。要不怕艰难困苦，作到吃苦在前，享乐在后。要谦虚，不要以为自己是北师大毕业就看不起人；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大学毕业，学习得就已经够了。毕业只是在学校学习阶段的结束，更长期的新的学习阶段，还是刚刚开始。我已八十二岁，越学习越觉得自己不够，你们连二十八岁还不到，应该学的东西还多得很呢！要趁着年富力强的时候，刻苦钻研，努力读书，时不待人，到了八十二岁再学，总是太晚了。古人传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，这毕竟是极个别的事情，你们不要等待、观望，要趁着年轻，脑力、体力都好的时候，抓紧时机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待人。

〔原载《中国青年》1961年第16期（8月出版），是作者5月27日谈话的纪要〕

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

陈垣

写文章要清楚、明白，闲话少说

现在有些学术性的论文，空论太多，闲话不少。有时看到报上的一些长文章，登了满满一整版，而细细分析一下，如果把重复的、空洞的话减去，就可以省掉一半。现在大家工作上都争分夺秒，言之无物的文章最好是少写，看起来太费眼力，更重要的是太费时间。如果一人费十分钟，一百个人就费一千分钟，就是十七小时，等于费去一个人两天的工作时间，这是多大的浪费！著书也是如此，有的书长达几百万字，如果减去重复的、空洞的话，至少也可以省去一半。毛主席称这种文章为“空话连篇，言之无物”，说这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。

文章不怕长，但要有内容，没废话，能够让人懂。有一种文章，看起来洋洋大观，而一句话绕来绕去，看了半天看不懂，不知他说的是什么。前几天，我看到报上有一篇学术论文，文章太长，编者在前面写了一段内容提要，而提要也很长，文字也看不懂。我看写文章总要使人能看得懂才好。毛主席的文章，理论深，文字简练，通俗易懂，即所谓深入浅出。当然，写文章要学到毛主席那样炉火纯青的地

步是不容易的，但总要使更多一点的人能看懂，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。就是所写的理论高、学问深，但至少也不能使大多数人看不懂。

还有批评的文章，也应作到以理服人。我们反对批评人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，不要对别人一笔抹煞。但也有人态度并不简单粗暴，就是不能服人。有些像毛主席所说的“装腔作势，借以吓人”。毛主席说：“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。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，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，靠实事求是吃饭，靠科学吃饭。”毛主席的这些话，我们还要很好地学习和宣传。

我以为，发表的文章，最低要求应当：（1）理要讲清楚，使人心服；（2）话要讲明白，使人看得懂；（3）闲话不说，或者少说。

不能轻视资料工作

对科学研究工作来说，资料工作是很重要的。解放以来，已经出版了大批资料，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要，所以我们还要大搞资料工作。

有人认为，资料工作是为别人服务的，本身不是研究工作，所以就看不起，并且不愿做资料工作。我认为不管资料工作算不算科学研究，我们也不能不重视，看不起这种“服务行业”是错误的，我看至少是缺乏全局观点。学术理论是为人民服务，资料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。研究和著述，离不开资料，我们史学工作者提不出史实，就无法论证。我曾在《中西回史日历》一书序里谈到资料工作和工具书时说：“兹事甚细，智者不为，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。”资料工作总是要有人去作，不作，资料就不能很好地被利用。

依我看，理论是作战方针，资料好比弹药。只有弹药，作战方针错误，打枪没有方向，则不能取胜。但如果只有正确的方针指导，而枪炮没有弹药，作战也难以取得胜利。